

# 茅草与大桥

■ 赵沛誉

清明。阳光从石榴树间漏下，碎光落在茶盏边缘。橘树绿得发亮，柿子树刚冒芽。院子里坐着我、老友久丽、徐伟、邹山姍，还有从北京回来的梅洁——中国著名作家，这片土地的女儿。

“这么好的地，都不种了。”梅老师说。是啊，不种了。那些稻田如今长满了茅草。茅草，牛最爱吃；嫩芽“毛芽”剥开，白生生的；根，也甜。如今茅草比人还高，冬天枯黄一片，风一吹，沙沙响。

“以前家家户户割茅草喂牛，现在谁还割？”徐伟说，“同样的东西，不同的时代，命不一样。人也是，村子也是。”说到土地，便说到了移民。郧阳区安阳镇，两次大搬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几千人说走就走。一位老人，临走前从灶膛抓了把草木灰，用布包好，揣进怀里。后来他去了青海，种了一辈子地。前几年，他孙子回来了，在镇上开了电商服务站，帮老乡卖山货。老人至死没回故乡。根，被后人带回来了。2010年，又是数千人搬迁。

梅老师端起茶杯，又放下。她讲起自己的故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她写《童年旧事》。小学时，在她被欺负时同桌的男孩悄悄说：“我没喊过你爸爸的名字。”就这一句，让她记了一辈子。那篇文章风靡全国，大学生、中学生毕业时互相留言文中的一句话——“很难过，我们都长大了……”后来《童年旧事》入选人教版教材读本，长达十六年。再后来，被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。说到动情处，梅老师哽咽，泪下来了。我递上纸巾。

“那个年代，一篇好作品就能出名。”梅老师说，“现在不行，文化多元，文学也边缘化了。”

梅老师的作品不只是让人感动。她创作移民三部曲，即《山苍苍，水茫茫》《大江北去》《汉水大移民》，记录了家乡几十万移民的苦难与奉献。地方领导去北京、去省里争取项目、争取资金，都是拿着她的书。他们说，梅老师的书是最好的“敲门砖”。人家翻了几页，问：“你们就是这书里写的那个样子？”县领导说：“就是那个样子。”资金批下来了。桥就这么建了起来。

“纪实作品，必须严谨。”梅老师说，“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都不能虚构。要让社会认可，要让读者信服，要让历史推不翻。”邹记者补充说，还有移民后续扶持资金，也是拿着她的书去汇报争取的。后来有移民养虾、种西瓜，缺资金，也是拿着她的书去争取来的。

梅老师说：“我从小离开了故乡，最终还是故乡接纳了我。”

院外，大片农田。少数种着庄稼，多数荒着，茅草疯长。远处挖掘机正在修路。这片土地，有人走了，有人回来了，有人在为它奔走，有人在为它写作。风从山那边吹过来，凉凉的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，也伴着远方机器的轰隆声。茶凉了，有人起身去续。

徐伟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：“走，进屋吃饭吧。”院里，石榴树静静地站着。碎光落下来，落在我们身上，落在这片土地上。

桥会老，茅草会枯，石榴树一年年结果。而那些文字，以及被文字改变的一切，留下来。



## 山径忆父

■ 王文瑄

清明时节，细雨霏霏，似在天地间倾诉着无尽的哀思。半年多来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，一切都还是旧时模样，唯有父亲，永远安睡在了这片青山脚下。

老家那条蜿蜒的田埂，两旁的荒草曾高过膝盖，历经寒冬枯败，又逢春雨滋润，如今已冒出密密匝匝的新绿来。山脚下那座新坟静静伫立，犹如父亲生前沉静寡言的神情。

八个月光阴流转，我一趟趟踩着落叶而来。有时烈日当空，有时阴雨沥沥，三炷香在风里明明灭灭，纸钱燃起的火苗轻轻摇曳，纸灰打着旋儿飘向山谷深处。恍惚间，就像父亲生前抽烟时，从唇边缓缓飘散的轻烟，一缕一缕，承载着我对父亲化不开的思念。

不经意间，父亲的模样总在脑海浮现，还会频繁出现在梦里。气温突降时，他在电话中叮嘱我添衣；冬夜加班时，手机突然亮起的来电；在我出门前，他絮絮不休的叮咛。每次回父亲家，他立在阳台朝楼下张望的身影，见到我与孩子时眼底藏不住的欣喜，还有许久不见外孙时挂在嘴边的惦念。一幕幕、一声声，清晰如昨，仿佛他从未离去。

记得十年前，父亲还是身形硬朗，步履稳健，声如洪钟，席间举杯豪饮的模样。可近几年，他却日渐行动迟缓，背影佝偻，连登两层楼梯都要驻足喘息，发丝也染满霜白。每望见他苍老的背影，我心头满是无能与心疼，更愧疚于从前我没能收敛脾气，让他忧心。

前年年初，父亲毫无征兆地病了。看到体检报告那一刻，我陷入深深的恐慌。从此，我便带着他开始了近两年的求医路。治疗期间，药物副作用常让他不愿配合，我只能耐心哄劝，按时送医送药，守着他打针输液，满心期盼父亲的病情能一天天好转。坚持一年多的治疗终于看到了效果，他的病情渐趋稳定，日常起居也能自理。我以为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

可去年三月，父亲突如其来的跌倒斩断了我的希望。他渐渐不思饮食，身体机能急速衰退，身形消瘦得连肩胛骨都清晰凸起。近三个月的全力救治，病情始终不见好转，父亲再也没能回到他心心念念的家。那些日子，我日夜焦灼，夜半频频惊醒，总还抱着一丝期盼，盼着他能恢复到之前病情稳定、正常生活的样子。奈何事与愿违，在七月蝉鸣异常聒噪的那日凌晨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。

今日阳光斜照，青草地上还留着昨日的湿润，一缕温暖的山风拂过坟前松柏，松针沙沙作响，像极了父亲生前对我的声声叮嘱。

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，再无病痛，永远祥和安宁。

## 寻访竹溪阎坝

■ 周尧

阳春三月的风，还夹杂着几百年前的味道。在竹溪县水坪镇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，有一个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名字——阎坝。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人把“阎”悄悄换成了“延”，或许只是笔尖一滑，却把一条流淌了数百年的血脉给割断了。

竹溪河自西而来，在阎家寨的山脚打了个弯，留下一片肥沃的冲积地。当地人叫它“坝”，那是一片能攥出油的疏松土地。早年，阎姓人家就在这坝上落脚生根。他们种出的萝卜脆得出水，生姜冲鼻，清朝时“阎家坝的萝卜脆”就传遍了四方。泥土记得每个姓氏，河水记得每道田埂——“阎坝”两个字，是土地和族人一起写下的契约。

翻开发黄的地方志，清嘉庆年间的《郧阳府志·地理卷一》上白纸黑字：“阎家坝堰，东三十里。”同治版的《竹溪县志》更清楚：“县东三十六里，阎坝，明之万修。”字字句句，都在为这片土地作证。

如今的阎家坝村，只是狭义上的“阎坝”。若把目光放远些，周围的前进村、板桶梁村都和这片土地血脉相连。前进村东接县河，是进竹山的门户。康熙年间，从黄州府浠水县迁来的周氏一支，在泛黄的家谱里工工整整写下“阎家坝周家湾”六个字。他们的茶园如今漫山遍野，茶香和阎坝的菜香，在风里缠绕了三百多年。板桶梁村与这两个村子山水相连，文脉相通，红白喜事的规矩都一般无二。时间久了，三村百姓心里都认——我们都是“阎坝人”。

在阎家坝村和前进村交界的小山丘上，古有泰元庙。鼎盛时期，梵音缭绕，香火绵延。到了清末民初，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，庙里响起了读书声——陈氏书馆开馆了。

民国元年，邑人周樾桥在这里创办了全县第一个

改良私塾。不读“之乎者也”，改学国文、算术，推行多级复式教学。政府为表彰其革新之举，赠送“启明国民小学校”横匾，将其改为区立小学。这所学校后来历经变迁，1968年正式更名为阎坝初级中学，1980年被列为县级重点中学，教育质量一时在全县遥遥领先，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，也成就了大批先生。

虽然因为种种原因，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不如从前，直至被撤销，改建成了竹溪县青少年校外活动基地，但是在竹溪近代教育史中，“阎坝中学”始终是这所学校的正式名称，是当地百姓和曾经在此工作、求学过的广大校友心中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。

有人问我：“不就是个字吗？阎和延，音差不多，写错就写错了。”我摇摇头，心里默默想着——你不懂。

翻开泛黄的宗谱，指尖抚过“阎家坝”三个字；摩挲石碑，辨认风雨剥蚀的“阎坝”刻痕；听八十岁的老人用方言念“我们阎坝”——那一刻你会懂得，一个地名不是随便几个笔画，而是一群人、几百年、无数悲欢离合共同凝成的文化之魂。

“延坝”像无根的浮萍，在纸上漂着；“阎坝”却扎在土里，长在族谱里，活在那些还说着“我们坝上如何如何”的人嘴里。在这里，寻寻觅觅，再也寻不到阎姓人家的踪迹，但阎坝还在。它活在每一垄菜地、每一缕茶香、每一派车水马龙中，活在过路人询问“阎坝还有多远”的乡音里。寻访竹溪阎坝，不是咬文嚼字，而是让一条断线的珍珠重新串起——每一颗，都映着这片土地的天空、河流、四季和炊烟。

竹溪河还在流，依旧流过那个坝子，流过那些被误写的时光。而我们要做的，不过是弯下腰，在河水倒影里，把那个真正的名字——阎坝，一笔一划，重新写回大地。让每一个生长于斯、奋斗于斯的人，都能从“阎坝”这一厚重的地名中，铭记历史、汲取力量、开创未来。

